

反摇腐摇巨摇篇

生死关

穆宜林摇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悦孕)数据

生死关 穆宜林著

原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圆园园园年

原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圆园园园年

I 援...

II 援...

III 援长篇小说 原中国 原当代

IV 援圆园园园

中国版本图书馆悦孕数据核字(圆园园园)第 苑苑苑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圆号)

邮编 圆园园园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圆园园毫米 圆园园毫米 圆园园毫米 圆园园毫米 圆园园毫米 圆园园毫米 圆园园毫米 圆园园毫米 圆园园毫米 圆园园毫米

圆园园园年 圆月北京第 员版 圆园园园年 圆月北京第 员次印刷

印数 员圆园册

定摇价 员圆园元

这女人像磁盘，一下子就把市委副书记邱明给吸住了。

邱明六十来岁，换届上来已四年多啦。

他有魄力、思维敏捷、作风泼辣，在这北方海港城市，原是港务局的党委书记。多年来搞党务工作，得心应手也很有经验。

如今，邱明能爬到市委副书记这个位子上来，却也费了一些周折。问题出在男女关系生活作风上。多亏他老婆孔静怡从中斡旋，最终以找不到什么真凭实据为由，才算平息了升任的风波。

邱副书记接过名片，又情不自禁地看上一眼这位靓丽的女记者。心想，这可是个尤物。

女记者甜甜地一笑，像糖罐子里倒进蜂蜜，甜得粘牙。有点花心儿的人就别想离开这贴“老膏药”。

邱明随便瞥上一眼名片，也是出于礼貌。却没想，这名片上的头衔儿，着实让书记大吃一惊。邱明似乎没听过这家报纸的名字。但如今市场千变万化，报刊多如牛毛，新闻署的官员怕也难全部记清，何况还有“地下”的呢？

摇摇《新新人类》文学报社记者

“另类情爱”小说作家

星星演艺集团节目主持人

云云小姐

好家伙，每个名字都能让你震撼一阵子的！

邱书记并非孤陋寡闻。“另类”一词儿，在九十年代末，就在社会上成了一种商品标签，比如“另类歌曲”、“另类餐厅”、“另类书籍”等等；“另类”一族，就像有些文化品位似的开始流行。

无疑，“另类”的背后，是另类的现实，展示着这个时代人类的宽容！否则，怎能允许“另类”一族们，相互标榜地出现呢？

邱明前两天，还看到一家大报上的有关评论文章。详细内容他记不上来了，但在他印象中这“另类”遭到了大多数人的抨击。更有甚者，一位军旅作家，竟然骂到“另类文学”作者“不要脸”的程度。

“另类文学”也称“隐私文学”，作者大多都是年轻新潮的前卫女性。她们不读别人的作品，常常表现出不屑一顾。完全写自己的体验，尤其是大胆、直露地描写个人的性生活和心灵上痛苦的呻吟……有人称她们是“新人类旗手”、“城市代言人”等，看似外表冷漠，内心却飞扬。其实她们用文学在“扮酷”自己，是“世纪病”、“文明病”的“病毒”侵蚀了的一代人物。

令邱明最不敢想像的是，这么快，当今社会的时髦、靓丽人物，竟然一下子闯进了他的视线，闯进了市委副书记的办公室！

“怎么，邱书记对我有什么怀疑吗？”云云收住了笑容，大胆地发问。没等邱明回答又说：“您没接到秋实集团董事长秋实同志的电话？”

“噢，噢……知道，知道。”邱书记极力地掩饰着站起来，伸出一只大手，友好地握住了云云纤细的手。他把她领向沙

发，示意她坐下说：“请……请……”

云云淡淡地一笑，顺手摘下了眼睛上的精小墨镜。墨镜是那种白边宽腿儿的时髦产品。

秋实集团实际上没有几个人，但在这海港城市，名声大得吓人。

秋实董事长并不是他秋实的实名，而且很少有人知道他与邱副书记的关系。

九十年代初期，大反“官倒”时，秋实已经是公安局官办贸易公司的经理了。年经有为，才三十几岁，就成了某处的处级干部。后来中央下令，政府部门一律不得经商。去年秋实才从正处级的位子上退下来，亲自“掌勺”，挂牌秋实集团，当起了董事长。但他与公安局的瓜葛，是难以分清的，有这金字招牌，背靠大树好乘凉呀！可实际上，他是为极少数主要人物在谋私利。

有人问，秋实集团干什么？实话实说，实在说不清它到底干什么！现在最时髦的房地产，高级娱乐场所，买卖石油，化工产品，总之，什么挣大钱，就干什么。秋实一句话，还有人给他贷款，贷款数大得吓人。

邱副书记这回更大胆了，目不转睛地望着摘掉墨镜的云云。

云云妩媚地扭动着身子，像要一下子把面前的这位书记，融化在自己的骨子里。

邱明接到秋实的电话，说是有位记者要采访你，我顺便让她带去一张批文，请你给签个字。邱明心领神会地答应了。

云云很大方地坐在皮沙发上，从小挎包里拿出一个很厚的牛皮纸信封，交给邱书记说：“这是秋实董事长带给你的。”

邱书记接过来掂了掂说：“麻烦你啦。喝杯啥饮料？”转

身从冰柜中拿饮料。

云云说：“随便。我想……求您一件事。”很直截了当。

“小姐的事，只要我能办到……”邱明斟着饮料笑着说。

云云接过饮料说：“谢谢。我想，这事对您来说并不难……我有一位好友，也是中学同学，原来在检察院工作，三年多前出国留学了。现已学成回国，打算开一家私人侦探所……”

邱明坐在云云的对面，点着头打开了信封，往里看了看并没抽出来：“噢，私人侦探嘛，在我国……可能不允许吧……”

“要随便开，不就不求您啦？我很开放，提吧，需要什么条件？”云云抿了口饮料。

邱明随手放下信封，苦涩地笑笑说：“云云小姐，开什么玩笑呀……我是人民公仆，是为人民办实事的……这人民中间，不也包括着你和你的同学吗？”

云云自然地一撇嘴说：“我当然清楚，要不刚才把秋实称为同志呢？现在‘同志’这两字，怕是没人再用了吧？不过，我觉得在您的办公室里，这‘同志’两字的含义，用起来的意义还是很广泛的吧？”她有意地又提起秋实来。

邱明很有感触地瞥了一眼信封，忙笑着说：“就是，就是！这样吧……你让你的同学写份儿简历来，我再……下去给你打听打听……有关这方面的政策。好不好？”

电话铃响了。

云云站起来说：“您公务烦忙，我就不打搅了。改天再来采访……”

邱明走到办公桌前接电话，并拿起一张名片递给云云说：“也好，提前给我打电话。这上有我手机号，一般人我是不给
·源·

的。”

云云的同学就是佟培培。

前几天在飞机场，云云来采访几位电影明星，飞机误点了，她闲着没事儿在等。

没想到，国际航班到港，在走出机场的人群中，云云也眼尖，一眼就看见了佟培培。

培培穿着很朴素，牛仔裤、牛仔褂，里面是件紧身的白背心。跟打扮艳丽的云云成了鲜明对比。她头一眼没敢认这位女记者，愣了一下就站住了。

云云知道培培没认出来，忙摘下墨镜说：“咋，认不出来啦？云云，林小云。中学同窗三载……好见忘呀。”

培培放下手中提拉的皮箱，这才想起来说：“哟，是你呀，爱流鼻子的黄毛丫头……不是来采访我的吧？”她看清了林小云胸前的记者证。

云云帮培培提拉起皮箱说：“走，今天就采访你啦！咋，没人来接你吗？”

一丝苦涩划过佟培培的脸庞，她向四下望望说：“没人……不过，我还得赶往武警院，要去看望住院的老师……”

“噢，老师，我认识吗？”

“不，你不认识。是我工作后的师傅。他们夫妻……都住院了。”培培有些痛苦地说。

云云大笑起来说：“哎呀……你还是这么容易伤感。你是出国考察呀，还是旅游归来？”

佟培培站在了马路边儿，看云云热情的样子，实在不忍伤害她，摇摇头说：“都不是……几年前吧，我放弃了工作，是检察院检察官的工作。我私自出国……去进修博士……”

“哟，原来你是留洋的学者呀。毕业了吗？打算在国外发

展？”

佟培培想了想说：“你是记者，不妨跟你说说……我打算回国定居，并干出一番事业来！估计检察院难以回去了……我选修的是法律和侦破。你接触的人多，见的事物也多……帮我参谋参谋，看我干什么合适？”

“法学博士，还是女博士，好办！尿尿，尿出个豆儿来——真是伊里宝呀！放心吧，你的工作包在我身上啦。干什么都合适，只要你有了这块金字招牌。”云云大包大揽地拍着胸脯。

培培一愣，惊讶地看着这时髦女郎，不敢相信是从她嘴里说出的话。而且还是位记者，无冕女王再随便，也不能到这程度啊？蹙了蹙眉心说：“小姐，您这是什么词汇呀？”

云云哈哈大笑，旁若无人地说：“学者，莫少见多怪啦……这是我们这几年新兴起来的‘文学新新人类’的标准语言。特点是直、透、露，要求是泻吐后的快感……这句话我还是经过修饰了呢……”

佟培培真是感慨万千地说：“士别三日呀，何况我们这一晃多年？”

“近日马上就给我出一本书，到时请指正啦。”

“要都是这种修辞……实在不敢领教……”

这时过来一辆红夏利，培培忙一招手说：“改日再聊吧，我真得走了。”

云云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拉车门的培培说：“不希望真的吓着你。安顿好后给我打手机好吗？凭我的关系，你的事儿我手拿把掐！就像男人的……”

“打住！再这么形容，我实在不敢奉陪了。”

今天，云云向邱明提出了佟培培的事儿，她并没事先争得

培培的同意，是有意向市委副书记出一道难题。她也清楚，成立私人侦探所，确实难度极大，就算能成立，也要变相地起个不是侦探的什么所名。她是受了秋实董事长的委托，借口采访来见邱明的。既然采访不重要了，总该有个正式名目？于是她就想起了佟培培。

云云和培培分手后，她就想方设法地去了解佟培培的一些情况。知道她三年多前，靠上了一位美籍华人，借助这华人喜欢小姑娘的癖好，捞到了不少钱。以后到美国进修，一年多就与这华人离婚分手了。但她并不知道佟培培是因跟老师文广利赌气才走的。关键，云云看上了培培的钱！“文学另类”人，有她们的生活哲学，“实用主义”是云云的主要出发点。

云云可谓一箭双雕。只要粘上书记，没有办不成的事！她想，若是给佟培培办成事，这可是能出资的富婆儿呀！虽然年轻了些但也是富婆！看来，佟培培刚回国，她去看望的老师也指望不上，老师已瞎，妻子又做过癌症手术，怕是顾不了她啦……我必须抓住一切机会，起码帮培培办个什么所，她还不让我当副手？自己也混个“法律工作者”的头衔儿，名声就更大啦！真是名利双收……

林小云从市委出来，拦了辆“黄大发”。

司机急刹车，还没停稳，云云就打开了前门，迈脚就上了车说：“武警医院。”

武警医院在市区的东郊，再加上路上塞车，计价器无情地跳着……

林小云心里怪佟培培，打机场分手一直没给她来电话，也许忙？反正她说过，她老师住在武警医院。何不前去找她！就是见不到培培，说是采访一下双眼被炸的文广利，也是捞草打兔子——捎带脚呀。

出租车总算快到了，云云看了眼开车的司机。

司机三十多岁，一脸大胡子，像现在的导演，可气质上又像个屠夫。这一路上不时地看看身旁的女士。

云云早被这种眼神看惯了，并没理会。这回是该她看他了。两人眼神相对，司机却不好意思地一笑，又看前面的路况啦。云云说：“哎，师傅，我好看吗？”

司机一愣，忙说：“还行。比我老婆可强多了！”说完又白了云云一眼。

云云冷笑一声说：“我可是记者，无冕之王！这次车费，就记在账上吧。等我发了财，给你换辆‘红夏利’。”

司机以为她在开玩笑说：“老子可是‘二进宫’刚出来的主儿，就这破‘大发’还是借来的呢。等你有了‘夏利’，还不把我老婆孩子全饿死！”

“你可别拿劳改释放犯吓唬人……我粗的细的都见过！我实话跟你说，妹子坐车从来不掏钱……”云云说着笑着，还像开玩笑。

“你真不想掏？”

“没钱。不开玩笑。”云云认真地说。

说话车就到了武警医院门口，司机把车往前开，前面有条乡村小路。

司机说：“没钱有后也行！反正，不留下点儿嘛，你别想下车。”

云云一看车开进了比较僻静的小路口，心中有些慌了神，忙央告地说：“哎，大哥，这是往哪去呀？为这点儿路费，你还想把我杀喽？”

“杀倒不敢，强奸你最多‘三进宫’罢了。”

林小云忙亲热地靠上司机，手拿把掐地说：“哎呀……大·愿·

哥，今天实在没时间啦。这样吧，学上海人吃吃豆腐算了……这是我名片，有机会……”

司机停下车，板着脸说：“我这人，面横心软……架不住几句好话。滚！”他在她胸前抓着掐着……

小云开了车门，后屁股上还挨了下掐。下了车，全是土地，坑坑洼洼的差点崴了脚。

司机站出车门，冲着往回走的云云叫骂着：“狗屁记者！冒牌货，死不要脸的野鸡……竟想跑我这找巧儿吃……”

林小云走到医院的大厅，静了静神，面不挂红心不跳地整了整零乱的衣襟。她朝住院部走去。

门口的护士挡驾说：“对不起，不是探视时间……”

云云亮出“派司”，说是要采访一位英雄。

云云来到眼科，一提“瞎了双眼”，护士们显出了极大的热情。当她走进病房，却遇到了守候在外屋的值班武警的阻拦。

武警说：“没有上级的批示，任何人不得靠近！对不起，记者同志，请回吧。”

云云好说孬说就是不行。武警战士真死性，怎么说也不通融。云云是一点招都没有啦，只好转身起驾。因为是病房，说话声音很小，临走时云云气不过地大声说：“比见市委书记都难。”

孟淑敏听见了，心想这是谁说话，不像培培呀？带着疑问就走出来。

方芳恢复得差不多了，架着拐也随着淑敏走出里屋。

孟淑敏和方芳跟到外面走廊，见是位记者，就叫云云说：“记者小姐，有事吗？”

云云回过头来，琢磨这女人一定是文广利的妻子啦？这脚

上绑着绷带的是谁呀？她慢慢地转过身走回来笑笑说：“我想找……我的同学佟培培。”她话峰一转，再不提采访的事了，说出了来此的真实目的。

孟淑敏很自然地抬起手腕，看了下手表说：“培培每天都来看老师，再有不到一个小时就该到了。你要没什么要紧事，就等她一会儿。”

“我找她倒有要紧的事。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孟淑敏吧？”

孟淑敏笑笑说：“哟，就那么鼎鼎大名？是培培告诉你的吧？”

“别忘了我是记者呀。佟培培只提要到医院来看老师，连名字都没说。”

“噢，看来你还是个很灵通的记者呢。就在这儿坐一会儿吧。”孟淑敏示意了一下走廊两旁的长椅。

云云坐下，为显示自己她说：“我刚从市委副书记邱明那来……您也坐。”她随手从小包里抽出邱明给的名片，让孟淑敏看着说：“呶，这是邱书记给的名片，您要是……有什么困难就找我……”

孟淑敏没接名片，笑着说：“您要是名片，我倒可以要一张。”

“有，有……”云云忙又抽出一张，礼貌地递给淑敏说：“请多关照。”

孟淑敏接过名片看了看，转身递给早已坐下的方芳说：“替我拿着。这位记者还是个很时髦的女作家呢。请问，你的作品大名是……？”

“不好意思……”云云又拿出张名片说：“再给您一张。”

“一张就够了。”淑敏没有接：“想看你的大作。”

云云说：“实话实说，我的小说大概要到年底才能出版

……到时一定奉上。”

“好，到时我一定拜读！说实话，我正想了解一下，你们‘新新人类’、‘另类一族’的大作呢。今天，我也算开了眼界，外表看，还算是‘美女作家’呢。”孟淑敏在报上见过有关“另类文学”的报道。她只是这么客气地一说，谁知道她的生命时间表里，还能不能有空儿去读这些闲书？更何况，她还有案子急需去破呢！

云云放好名片，随手拿出化妆小盒，打开照了一下，像极为自然地补了补妆说：“这位小姐是你的病友吧？腿怎么啦？”

孟淑敏说：“比病友可要亲密得多。佟培培跟你是大学同学？”

“不，我们是初中同学。儿时的伙伴……不更亲近吗！我连高中都没毕业……”

“噢，高中没毕业就成了作家，不简单。”

云云化着妆说：“我认为学历并不多重要，问题是要有真才实学……”

方芳一直没说话，这时却冒出一句：“只胡凑八凑地写上几本自身的体验，称不上什么真才实学的！我觉得，这也是出版界的腐败现象。”

云云一愣，看着这位同龄人，比自己还有些魅力的靓姐说：“噢，出版界也能腐败吗？”

“凡是有权势的人，都可能搞腐败！”孟淑敏说。

方芳说：“文学作品应该是有社会责任的艺术作品！若只是一味地追求金钱，连女人的廉耻都不要，这不是腐败是什么？这样的‘作家’，若能称其为作家的话，我看不如改行……”

“哪去干什么？”云云的脸都不红地问。

“卖‘肉’更直接些。”方芳愤恨地说。

孟淑敏拦住方芳的话头说：“这么说有些过于偏激了。我们还是换个话题吧。说实在的，我俩都是外行。活着就是为社会多做贡献的！又都是搞公安、法制工作的，很想一下子就能净化社会……云云小姐千万莫怪哟。”

云云补妆后的粉脸，也看不出多红来。她装出大度地样子说：“没什么……其实社会上卖‘肉’卖‘灵魂’的又何只我一个呢？你们若真能一网打尽……我倒情愿首当其冲地被净化掉！”

正说着屋里出来个人说：“孟同志，病人醒了，请您进去吧。”

孟淑敏站起来说：“好，我就来。”她转向云云说：“这位方芳是学法医的，你们俩可以心平气和地多聊聊。都是同龄人嘛……还能找到共同点的！”

这时，楼道里传来了皮鞋声。

三人向楼梯口望去……

—
—

孟淑敏、文广利追随着肖平公安局长，从河北某市又调回了这北方海港。

尽管他们在一次次的反腐败大要案中，舍生忘死、战功卓著，但却没有一枚勋章的嘉奖。

三年多后，为了彻底地揭开这海港城市地腐败分子，在中央首长的布置下，迂回地回来，任务更艰巨了！

肖局长为了更好地集中力量，把文广利直接安排在市公安局任自己的助手。虽然在名义上广利不如检察长兼反贪局长职位大，但他一是不计较地位，二是一心一意地要挖出这海港城市的腐败，把三年多前的“桑拿谜案”搞个水落石出！无论在检察院还是在公安局，性质是相同的。

孟淑敏只因癌症恶化，也没回检察院去，肖局长为安抚她，还得发工资治病，就按她原法院副院长的职位，给她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安排了三级警监的警衔，但没有具体的职务。

肖局长这次回来，还兼任了副市长主管政法部门的工作，只等换届改选再正式通过“人大”任命了。

没想到的是，文广利回来才仨月，在一次深入查找原“桑拿案”中的主要见证人、女法医方芳的任务中，双眼被炸瞎了。

晴天霹雳！

司法工作者，怎能没有双眼呢？他们靠的就是明察秋毫的火眼金睛！

这下可急坏了肖局长。他一方面安排积极地治疗，另一方面马上向中央老首长汇报了详情。他想争得中央首长的支持和帮助……

中央首长更是关心细致！马上派来了北京同仁医院的眼科专家小组。遗憾的是，专家鉴定文广利的双眼，必须换角膜，否则是无法复明啦！

肖局长一下子陷入了困境。两员大将本还能有一位，可孟淑敏已是癌瘤转移肺部，多次吐血，回来后就直接住进了武警医院。这回可好，夫妻俩同住在了一个医院的楼上啦！

在肖局长调往河北某市后，文广利和孟淑敏因工作中的“失误”，迫使“桑拿案”侦破一半，停了下来，只好也调到肖局长的麾下，成了肖局在某市的左膀右臂，不可多得的得力助手。按中央首长指示，要重新揭开这海港城市的腐败盖子，指令把文广利和孟淑敏一同调回，共同继续深挖这座城市的祸根……

别说“桑拿案”无法侦破下去了，令肖局更头疼的是，在这回来的三个多月中，似乎查到了一起重大走私案的根源，而且跟“桑拿案”有牵连……会不会这走私案的总祸根，正是要深挖的祸首呢？肖局正在喜出望外之际，文广利却出了事……

肖局三天三夜没合眼了，他吃不下，睡不着。人整整地消瘦了一个尺码，穿上特制的警服像借来的，逛逛等等的没了局长的风度！

肖平他坐在皮沙发里，眯着双眼在想事。“红塔山”、“红云”换了好几盒，烟灰缸都堆成了山，秘书已给倒了两次啦。

这会儿正在较劲儿，他不让秘书再进来。

可唯一结论是，必须尽快找到“角膜”！只有让文广利复明，才不致于使案件再次流产！要重新地去调查，实在是耽误不起功夫呀。

孟淑敏着一身三级警监的制服，她那特有的修长体态给人一种铮铮铁骨的感觉。英姿勃发、正气凛然，威武、飒爽，二目炯炯、神采奕奕……俊俏的脸上慈眉善目，透着一副菩萨柔肠。若是仔细端详，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和被病魔折磨的憔悴。

她轻轻叩开了眼科尤主任办公室的门。

尤主任正在写医嘱。

尤主任放下手中的笔，抬起头一愣。

夫妻警察虽也多见，但像她三十多岁的三级警监衔却是少有！又听说她是做过子宫癌手术的病人，如今病灶又有了发展，正住在肿瘤科病院房。她丈夫文广利在执行任务时突然被炸瞎了双眼，她一直穿着便服守护着。还真是第一次见她穿戴这么整齐、严肃、这么仪态端方呢……

“是你？请进……找我有事吗？”尤主任礼貌地站起身来，手一摊，示意请她坐下。

孟淑敏朝前走了两步，笔直地站定在尤主任的桌前，含着苦涩的微笑说：“尤主任。”紧跟双足并跟儿地立正，举起右手，在女警帽下，“叭！”地行了个极其标准的军礼，气宇轩昂、气凌霄汉。而后，她缓缓地坐下，挺直了腰板，像是有意地赶走病魔。一双清沏的大眼，凝视着尤主任，张了张嘴，欲言又止地像是很难启齿……

尤主任猜想：八成是为“十二床”换眼角膜的事。谁的亲人双眼炸瞎了，能不着急吗？